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

吉祥如意

Good Luck and Auspiciousness

浙江绍兴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

吉祥如意

浙江绍兴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
(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特展之一)

Good Luck and Auspiciousness

Gems of Ancient Art Works Collected

by Shaoxing Hall of Hanyue, Zhejiang

浙江省博物館 编



文物出版社

摄影：孙之常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张广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祥如意：浙江绍兴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 / 浙江省博物馆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10-3655-4

I. ①吉… II. ①浙… III. ①艺术品—中国—古代—图录 IV. ①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6593号

吉祥如意·浙江绍兴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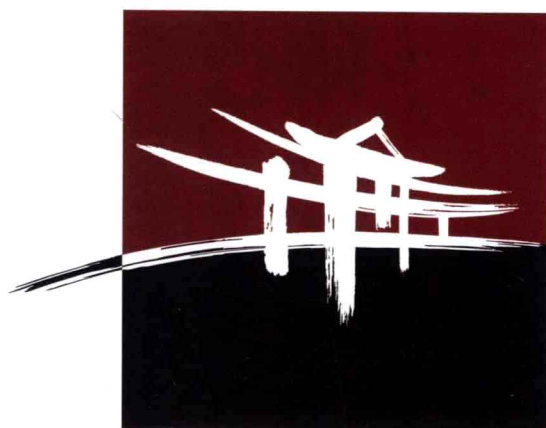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635×965 1/8 印张：41.25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655-4

定价：320.00元



浙江省博物館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特集）编审委员会

主 任：陈 浩

编 委：王 炬 王屹峰 许洪流 陈 浩 陈 平 李 刚 沈军甫

沈琼华 杨 铿 郑幼明 范佩玲 钟凤文 赵幼强 梅丛笑

雍泰岳 蔡小辉 黎毓馨

策 划：陈 平 王 炬

执行策划：钟凤文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之八

吉祥如意·浙江绍兴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

主办单位：浙江省文物局

承办单位：浙江省博物馆

协办单位：绍兴翰越堂

展览时间：2013年1月18日至4月18日

展览地点：浙江省博物馆 孤山馆区

展览策划：陈 平 钟凤文 王永良

展品选审：周 刃 马争鸣 钟凤文 王永良

内容设计：陈 平 钟凤文 王永良

形式设计：王 炬 李卫平

特集撰文：钟凤文 蒋 琳

英文翻译：徐雪英

序

吉祥如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远古先民尚未发明文字，就已经将意识到的吉祥事物摹画下来，以期给自己带来好运。距今约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存有一件阴线刻划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饰件，明显带有祥瑞的意味，也是后来流行的“双凤朝阳”吉祥纹样之滥觞。文字发明以后，吉祥意识开始形成一种文化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左右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色彩鲜艳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背景有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兽以及星云纹，古人认为“吉事有祥”，通过天象的观察来决定事情可为与不可为，五星出东方的天象是利于中国（地理上指中原一带汉民族政权之地）对外用兵之类大事。因此，汉代的织锦、漆器、陶瓷、甚至墓葬穹顶都好装饰星象图。同样，文明化进程中的思想哲学、文化宗教也影响着吉祥文化的发展，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秦汉六朝的黄老思想，唐宋元时期的外来文化和文人气质，明清时期的民俗文化，这些不同时期时代特征，汇为博大深厚而异彩纷呈的吉祥文化，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审美享受，更使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得到慰藉。

中国历史悠久，吉祥文化博大精深，吉祥文化的物象即纹样散见于各类质地的文物中，有些文物本身就是吉祥物。本图录选刊的承载着吉祥如意的文物，均来自于浙江绍兴翰越堂。翰越堂是民营文物收藏单位，自1992年起就开始文物收藏，其主人王永良先生为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全国劳动模范（1994年国务院颁发）、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在从事纺织业时就申办了绍兴越州纺织博物馆，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第一批民营博物馆之一。目前，翰越堂藏有各种质地的文物三万余件，涵盖织绣、木器、玉器、铜杂以及与兰亭文化相关的诸类文物。本图录萃取其收藏的有吉祥意义的文物122件，如意21件，编撰成《吉祥如意》一书，以期广大读者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厚积的吉祥文化，更希望各位读者在2013年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同名展览也将于2013年1月18日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与广大观众见面，让大家在祥和的元月享受吉祥的文化。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浩

2013年1月

Preface

Good luck and auspiciousness is the permanent pursuit of the human society. Our forefathers of remote antiquity anticipated to bring good luck to themselves by copying and painting the lucky objects long before they invented the written language. An ivory ornament featuring twin birds facing the Sun incised in intaglio unearthed in the Hemudu Culture of Zhejiang 7,000 years ago clearly embodied the significance of auspiciousness and ushered in the popular auspicious patterns of “twin phoenixes facing the Sun”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written language, auspiciousness seemed to have become a culture penetrating into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affecting people’s behaviors and daily activities. In 1995, a bright-colored tapestry satin with the characters of “Wu Xing Chu Dong Fang Li Zhong Guo”, meaning “five stars rising in the East and Benefitting China”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uspicious patterns of peacocks, cranes, Bixie legendary dragons, tigers, stars and clouds was unearthed at a tomb during the Eastern Han and the Wei and Jin Periods (25-420) in the Remains of Niya, Minfeng Coun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ancient people held an idea that “auspicious things show themselves” and they made decisions by observing the astronomical phenomena, therefore, the phenomenon of “five stars rising in the East” would benefit China (geographically referring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in Central Plains) in making some big decisions, e.g. military operations. Indeed, the astronomical maps were popular decorations on the tapestry satins, lacquer wares, porcelain wares and even on the domes of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202BC-220).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s in ideology, philosophy, culture and religion also had impacts on the culture of auspiciousness and displayed unique features in different times, e.g. myths and legends in the Pre-Qin Period (before 221BC), the thoughts of Emperor Huang and Lao Zi in the Qin,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 (221BC-end of 6th Century),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ti temperament of the Tang, Song and Yuan Periods (618-1368), folk cul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368-1911). These features with distinct time characteristics converged into the culture of auspiciousness, not only pleasing people’s aesthetic senses, but comforting people’s psychology and mentality.

China, a country with a time-honored history and a profound culture of auspiciousness, has given birth to a multitude of auspicious antique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r antiques with diversified auspicious patterns. The antiques embodying the good luck and auspiciousness listed in this

catalogue are all housed in Shaoxing Hall of Hanyue, Zhejiang, a private enterprise of antique collection established in 1992. Mr. Wang Yongliang, owner of Shaoxing Hall of Hanyue, had many honors and titles: one of 3rd National Excellent Young Entrepreneurs, deputy director of Chinese Young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National Model Worker (confer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1994), one of the Top Ten Excellent Youths of Zhejiang Province, one of the Chinese Top Ten Excellent Youths. While pursuing his careers in textiles industry, he appli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oxing Yuezhou Textiles Museum, one of the first private museums in Zhejiang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ies. At present, Shaoxing Hall of Hanyue collects 30,000-odd antique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including brocades, embroideries, wooden wares, jade objects, copper wares, miscellaneous objects and the antiques relating the culture of the Orchid Pavilion. The book: *Good Luck and Auspiciousness*, with a selection of 122 antiques and 21 ruyi ornaments with the meaning of auspiciousness, hopes to provide the people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of auspiciousness; on the other, wishes the readers good luck and auspiciousness in the new year of 2013. In addition, the exhibition with the same name will unfold itself on 18th January, 2013 in Gushan Branch,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May the readers enjoy the culture of auspiciousness in the lucky first month of the New Year.

Chen Hao

Curator of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January 2013

吉祥如意概说

人类尚未进入文明社会之时，思想情感表达依赖于手舞足蹈，记事则结绳图画，因此，原始吉祥图案的出现远早于用文字记录的文献。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已经出现了双鸟朝阳的图案（图1），并且是刻在名贵的象牙之上的，这不仅是为美而装饰的纹样，也是越族鸟图腾崇拜的表现，以图形记录了原始的吉祥纹样。



图1 河姆渡文化象牙双鸟朝阳纹饰件



图2 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

随着文明的发展，图像的吉祥形式和内容都会演变，此后的双凤朝阳就是随着鸟图腾的神化而演绎出来的吉祥纹样之一。吉祥图案不仅表现在善的形象上，也有一些图案是以“凶恶”形象来寓吉祥意义的。如被称为中国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有一种里圆外方的玉器——琮，在其四面刻有龇牙利爪的兽面纹（图2），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可能就源于此，如此凶猛的怪兽自然是鬼神俱惊，祛除不祥自是吉祥如意了。

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字的完备，礼乐文化的形成，吉祥文化在逐步形成。《尚书·洪范》提出了五种幸福：“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祥，福也。”五种幸福可以理解为五种吉祥。

《易·系辞下》：“是故变化为云，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庄子·人间世》：“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战国策·秦三》：“蔡泽复曰：‘天下继其统，守其业，……岂非道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与？’”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吉，善也；……祥，福也。”唐代成玄英《庄子注》释为“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与现代人理解的意义基本相似。

以上这些较早出现的关于吉祥的文献记录，与《山海经》的神话传说，《周礼》的礼玉制度，《周易》卜筮凶吉的八卦，《礼记》的“四灵”，以及当时青铜器、玉器上出现的饕餮纹、虎纹、夔龙、凤鸟等纹饰和“永保用”等青铜铭文吉语，形成有图像用文字表达的吉祥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不但有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诸子百家，吉祥文化也更加丰富和发展起来了。收入了西周至春秋大约五百多年间诗歌集的《诗经》保存了许多民间的吉祥文化，如“万寿无疆”、“万寿无期”（《南山有台》），“寿考不忘”、“万福攸同”（《蓼萧》），“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天保》）等，体现了“五福”之首“寿”的吉祥文化。

此时吉祥纹饰有龙纹、凤纹、龙凤呈祥、铺兽纹、鹿纹、鼠纹、虎纹、猿纹等，纹样的形象比较夸张，

带有《山海经》中的诡异样。此时的“四灵”纹尚在变化之中，《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抱朴子·对俗》云：“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鼠不但长寿，还能卜凶吉。鹿为寿兽，《楚辞·哀时命》中有仙人“骑白鹿而客与？”《抱朴子》云：“白鹿寿千岁，满五百岁色纯白也”；猿在古文献中也是长寿的象征，《抱朴子·对俗》：“猓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猓。猓寿千岁。”（图3）以上可见先秦的动物纹皆长寿而具灵异。

秦汉六朝在思想文化上一脉相承，所以在吉祥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吉祥物在纹饰中排列布局，还是对纹饰意义的解读莫不如此。汉初政权新建，为了求得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发展经济，采用“无为而治”的黄帝思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道家的成仙升天之术甚为风行，反映在艺术和装饰纹样上多吉语、祥瑞和神仙图像，是吉祥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吉语如“大乐富贵”、“千秋万岁”、“贵乐未央”、“长宜子孙”等，装饰在宫殿、大宅的瓦当上，以及瓷器、铜镜上，希望生活如口彩一样美好。和吉语一样，祥瑞和神仙的图像也主要表现在易于保存的铜镜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纹饰有西王母与东王公、三足乌与九尾狐、日月同辉、四神、龙、虎、辟邪、天禄、鹿、鹤、羊、羽人、神荼郁垒、方相氏、材官蹶张、虎吃女魃等等，他们有的是呈祥的，有的是辟邪的，还有的是既呈祥又辟邪。

西王母和东王公是此时常见纹饰，是作为人的长寿象征。特别是西王母因其有“不死药”和“蟠桃树”，祝寿的故事往往与之有关。西王母在《山海经》中的“西山经第二”和“大荒西经”均有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其形象与现今人们所了解的完全判若两人，后来的王母娘娘是不断艺术加工而形成的。东王公不见于《山海经》，后来假托东汉桓麟所作的《西王母传》才出现。但此时已有西王母、东王公的民间传说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东汉的铜镜上甚至有“西王母女”，可谓谱系完整（图4）。此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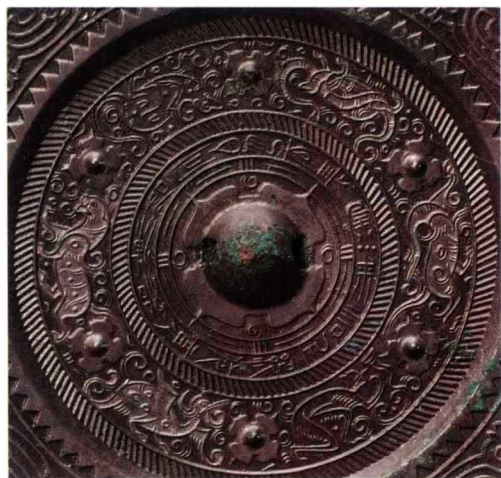


图5 汉镜中的四神纹



图3 战国镜中的猴纹



图4 东汉画像镜中的“西王母女”铭和像

灵定型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少了麟多了白虎，龟则变成龟、蛇合体的玄武（图5）。四灵用白虎与白虎星座有关，其他白虎形象则吉祥意义较多，《抱朴子·对俗》：“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白虎是长寿的象征。白虎还和麟一样，只有君王施行仁政才会出现。《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嗜食鬼魅。”因而又可以避邪。龙是最早的祥物之一，许慎《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代表了汉代人对龙的认识，汉代龙是鳞虫之长的神龙，并没有“真龙天子”的身份，将神权与皇权相结合那是唐宋时期才形成的。汉龙中以长翅膀的应龙最受人敬重，可以助人飞升登仙，据说黄帝就是骑着黄龙上天的。龙为人崇拜的另一个原因是能行云布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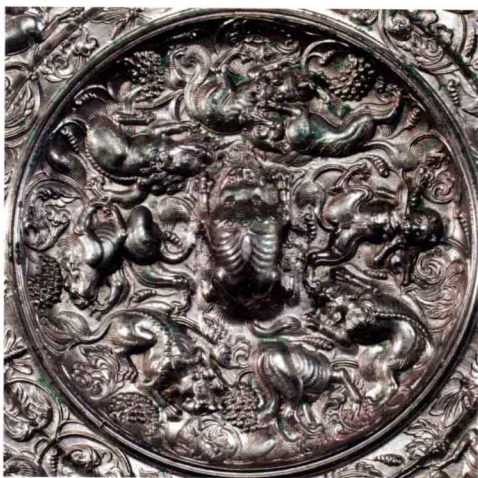


图6 唐镜中的海兽纹

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天禄和辟邪不但是祛除鬼魅的瑞兽。也是顺阴阳的神兽。古文“羊”与“祥”通假，羊不但作为纹样表现吉祥，还单独制成羊形器表示大吉祥的意义。羽人因有羽毛可以“从地自奋”，在汉代被大量装饰于器物上，道家方士认为经过练气、绝粒，达到轻身、羽化，就可以成仙，连汉武帝也曾上方士的当去羽化登仙。此时墓葬的穹顶常绘有星象图，类似的图还出现在陶瓷、织锦、漆器上。所谓“吉事有祥”，古人仰观天象，发现星象的变化和人间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决定着事情的发展。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色彩鲜艳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背景有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兽以及星云纹，反映了时人的吉祥观念。翁仲，是秦朝威震匈奴的大将，据传他身高一丈三尺，死后秦始皇为他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而吓退来犯的匈奴兵。后来宫阙庙堂和墓道的石人像即以此为原形。明清玉雕也有许多翁仲玉坠，是人们随身佩戴用以辟邪的祥物。神荼郁垒是最初的门神，传说他们专抓恶鬼，以苇索缚之喂虎；方相氏也是专门打鬼的；而材官蹇张因力大凶猛可以御凶压邪，常被装饰于墓内。

佛教在六朝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杜牧的《江南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粗线条地勾勒出佛教传播的力度，烧香拜佛成为信徒们生活的一部分，拜佛就是为了让佛护佑身家财产免遭侵害，佛教造像及相关的纹饰遂为趋吉避凶的吉祥物。北齐张成《造像题字》：“为亡父母敬造观音像一区，合家大小八口人等供奉，吉祥如意。”意义很明确，让观音保佑全家吉祥如意。反映在瓷器或石刻上的吉祥纹样就是莲纹，据说佛祖是端坐在莲中讲经的，莲花被尊为圣花，有驱油辟邪的法力。



图7 隋唐瑞兽纹镜中的飞天纹饰

还出现了飞天、忍冬纹等因佛教传播而输入的吉祥纹样。

唐、五代、宋、元时期有版图最辽阔的唐和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两宋。因此，唐代的吉祥纹饰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典型例证就是海兽葡萄纹镜（图6）。其主题纹饰海兽和葡萄都是从西方传入，据专业人士研究，海兽就是由西亚的狮子

演化而来的，它非常强壮和凶猛，能“擒虎吞貔，裂犀分象”，自然鬼神俱惊，鬼魅不侵，被人们视为祥瑞；葡萄藤蔓绵长，果实累累，为子孙万代福迭绵长的象征。二是佛教成为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经六朝的传播和弘扬，到唐代已基本汉化，体现佛法无边的佛像、飞天（图7）、法器被人们视为祥瑞之物，与之相关的宝相花（图8）、菩提树、唐草纹等植物也被视为吉祥之物，吉祥植物增添是唐代吉祥文化的一大特色。佛陀之子圣童摩喝罗与中国传统的祈子文化相结合，出现了许多婴戏纹，婴孩或持荷独耍，或群戏于花丛、藤蔓中，这类生活气息浓厚、极具特色的纹饰成为贯穿于唐宋元的吉祥纹样。吉祥文化中最重要禽鸟——喜鹊作为吉祥纹样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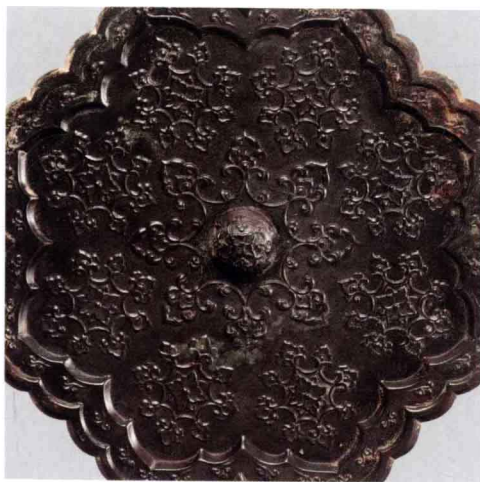


图8 唐镜中的宝相花纹

在绘画和装饰纹饰中，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说“早晨听到鹊鸣，是日便有喜事”。喜鹊成为有“喜”的象征，两只鹊为“双喜”。

两宋是我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让许多文人通过十年寒窗改变自己的命运，文人士大夫阶层应运而生，吉祥文化交融于雅俗之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两宋吉祥图案的特色是比较写实，花鸟图案一如唐代多样而吉祥，然喜好成对出现，如对凤、对蝶、对鹦鹉等，常伴有缠枝纹。双鱼纹是此时最常见的吉祥纹饰，许多研究者认为双鱼象征女阴，并存在于许多民族的生殖崇拜风俗中；鱼又多子，繁殖力极强，与多子多福的吉祥文化相吻合；鱼又与“余”谐音，甚合民间讨“有余”的口彩。因此，鱼作为吉祥象征，从远古到现代没有断裂过

（图9）。吉祥图案中最具意义的是出现了许多散点布局而相互关联的吉祥物组成的吉祥画面，如将龟、鹤、寿星（寿星旁题字“长寿仙”）组合在一个画面，寓意龟龄鹤寿（《古镜今照》图版243，文物出版社，2012年）；将松、鹤、龟、鹿、瓶、寿者组合在一个画面，产生松鹤延年、鹤鹿同春、六合平安等多项吉祥含义（《古镜今照》图版266）；观瀑场景在水中布置两朵荷花，在人物边上刻画万年青和两朵如意形灵芝，寓和合如意之意（《古镜今照》图版273）。两宋文化昌盛对吉祥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吉祥故事纹，如群仙祝寿、黄帝问道、柳毅传书、张羽煮海等，都是写实的人物山水场景，却寄托了对长寿、爱情美满的祈盼。

如果说唐代是佛教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那么宋代则是本土道教的回归，宋代将道教定为国教，现存的两大教派南方正一道和北方全真道都创立于宋代，可见其影响之深。道教讲究阴阳和顺、炼丹吃药、长寿登仙，许多关于长寿的题材都与之有关。除上文所讲的松、鹤、龟、寿星外，宋代道士讲究画符念咒，因此许多符箓、丹鼎、宰妖剑都成为镇妖辟邪祥物。另外，古代器物千年不坏，被认为是瑞征，出现博古吉祥纹饰。

明清两朝吉祥纹样充斥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服装、配饰、器用、建筑、陈设、婚嫁、寿庆、年节等，凡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跟当时工艺美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所引发的生活需求是分不开的。以瓷器为例，虽然青花、五彩不是肇始于明代，但明代的优质白瓷催化了彩绘瓷的大发展，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浅绛彩等更是锦上添花，繁花似锦的中国古代彩绘瓷成为厚积的吉祥文化之温床，无论是官样纹饰，还是民间的喜庆万寿，都异彩纷呈。富庶的江南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之地，富裕的生活使人们对高雅精致的器用和陈设需求旺盛，当时最好的玉雕、织绣、漆器、竹刻等均产于此地，这些雅致的玩赏之物均有专人设计的吉祥纹样，汇为庞大的吉祥图，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一是官民有别，官样表现为程式化。如帝王礼服专用由十二种吉祥纹样组成的十二章纹，朝袍织绣九条五爪龙，并前后都能见到五条，象征“九五之尊”（图10）；官员以吉祥禽兽织绣的补子显示等级。民间织绣供货花样有规定，主要有天子万年、江山万代、万寿无疆、太平富贵、四季丰登、龙凤仙根、双凤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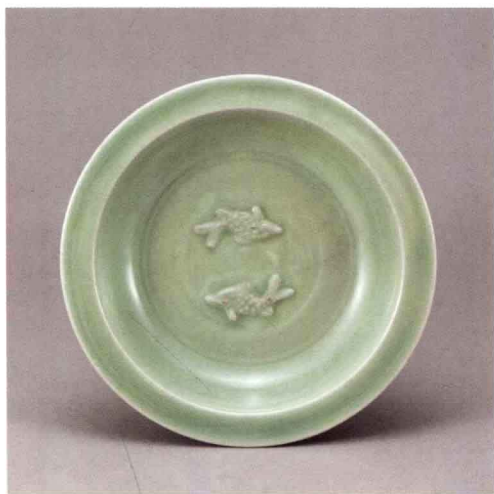


图9 南宋龙泉窑双鱼纹洗



图10 清缙丝八吉祥云蝠纹龙袍



图11 清紫檀边座三星人物画大地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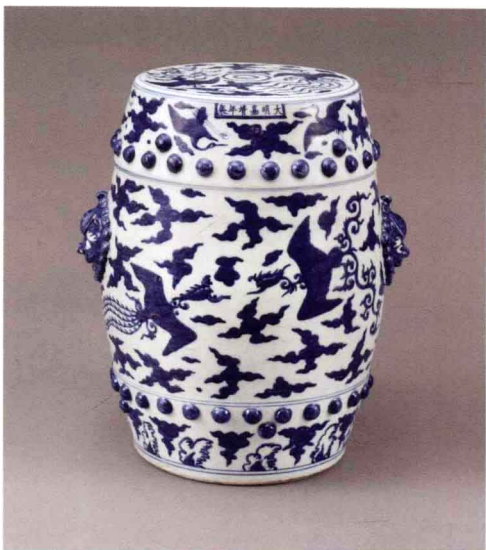


图12 明嘉靖青花云鹤纹鼓凳



图13 清乾隆楠木嵌景泰蓝“中正殿”佛龕

阳、寿山福海、万胜锦、子孙龙、大云龙、潮水龙等；官窑瓷器的纹样也要由皇家“定夺样制”，明代即使是次品也不能流向民间，在御窑厂砸破掩埋。民间除了官样外自由发挥，通景的吉祥故事纹、多种吉祥事物的组合，把吉祥文化推向高潮。

二是纹有所依。为了便于人们绘制、织绣、雕刻吉祥纹样，相关的吉祥纹饰集谱出现了。如《十竹斋笺谱》卷四集有“建义八种、寿征八种、灵瑞八种、香雪八种、韵叟八种、宝素八种、文佩八种”，为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的民间艺人提供了便利。类似的画谱和版画集为标准 and 普及吉祥纹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是专题吉祥画——年画由专门的地区和专业人员制作，成为雅俗共赏的吉祥画，为年节增添吉祥气氛。如河南朱仙镇、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四川绵竹和梁平、湖南滩头、广东佛山等，虽然朱仙镇始于宋代，但大多数产地的年画都源于明代，而且在明中晚期快速发展，自成特色。明代年画发展的领军人物不是普通文人和工匠，却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宪宗朱见深，他的《岁朝佳兆图》和《一团和气》都别出新意、构图巧妙，前者钟馗不是持剑捉鬼的凶恶相，而是手持如意，眼望瑞蝠，身旁的小鬼高举一盆瑞果；后者人物圆形构图，看似一人实为三人，一颗脑袋实为三聚首，见者无不为其新颖奇巧而动容。桃花坞年画的看家之作《一团和气》即以此为滥觞。年画的发展使祥和之气降临千家万户，时至今日，家家户户在新年之际不忘张贴年画以增添喜气，传承着灿烂而厚重的吉祥文化（图11）。

四是在吉祥内容上明代偏重道教，清代崇信佛教。道释文化是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治阶级必须重视的意识形态因素。明代早期因政治需要尚能兼顾各方力量，永乐、宣德时期就制造了大量的藏传佛像赐给西藏的僧侣，成化帝的《一团和气》旨在调和儒释道，但综观明代除正德帝以外还是偏重本土道教，尤以嘉靖皇帝为甚（图12）。此时的器物上多有与道教有关的吉祥纹样，如八卦、八仙、云鹤、寿字、三羊、四灵、寿山福海、老子讲经、松鹿寿星、仙人乘槎、松竹梅寿等。另外，封建王朝的晚期往往国家多事，特别多吉语和瑞相图，如福寿康宁、永保长春、国泰民安、万寿清平、五谷丰登、瑞兽祥麟、加官晋爵、报捷图、婴戏纹等。

清朝是满人入关建立的政权，因此特别注重蒙藏崇佛地区的安宁。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还特别敕封了内蒙古的宗教首领章嘉胡图克图为大国师。不仅宫里有专门供佛的“中和堂”（图13），宫外还有专门的皇家寺庙。因此，清朝与佛教有关的吉祥纹样和吉祥物比较多，如八吉祥纹和八吉祥摆件、卐字纹和卐字

锦地、莲托梵文、缠枝宝相花、金刚杵、佛塔、藏传佛像等。

总之，明清两朝的吉祥纹样多样而丰富，因差异而各具特色，但长寿仍然是永恒的主题，喜庆的口彩更为厚积，民俗的内容更多。

二

如意一词出现得相对较晚，《汉书·京房传》：“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意为称心、满意的意思。当然，吉祥的事物、征兆必定如意，北齐张成《造像题字》说造观音像供养是保家人“吉祥如意”的。如意的表现物象也比较单一，它与民间一种“不求人”挠痒痒用的东西在器型上相似，它初创时是否有搔痒的功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具有镇邪呈祥的意义确实是有迹可循的，并显示权杖的作用也确实存在的。成书于明代正统年间的《事物纪原》卷八什物器用部记载“如意：吴时秣陵有掘得铜匡，开之得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螭彪蝇蝉等形。胡综谓：‘秦始皇东游，埋宝以当王气，则此也。’盖如意之始，非周之旧，当战国事尔。”这条文献不仅告诉了我们如意始见的大概年代，还告诉了我们其功用意义。如意作为权杖出现见之于《世说新语》，其“汰侈”篇记载王恺以珊瑚树示石崇，崇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由文中可知铁如意是一直拿在石崇手中的，可能有吉祥物和权杖的双重作用。如意头和“不求人”的头部不相同，如意的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古代印度也有如意，梵语称阿那律，法师讲经时，常手持如意一柄，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朝笏。之后也成了一种法器。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阿那律也随之传入中国，正好与中国如意巧合，也就有了如意外来之说。

如意虽有文献记载，但早期的实物却不见于公私收藏，也不见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古镜今照》图版238刊载了一面宋代的骑凤仙人纹镜（图14），纹饰中部主仙的右前方一骑凤仙女怀抱一支如意，其显露的上半截与清代常见的如意相似，根据画面比例如意的尺寸较大。明宪宗朱见深的《岁朝佳兆图》中钟馗手持的如意与清代三十厘米左右的小尺寸单柄如意相近。清代，如意因口彩好，而被当做上层社会的高档礼品互相馈赠。每逢喜庆佳节、帝后寿庆、皇帝登基，王公大臣们都要向皇帝、皇后和嫔妃敬献如意，以博帝王欢心；皇帝也常用如意赏赐臣下以笼络人心。所以，当时用以制作如意的材质都非常好，有金、玉、翡翠、玛瑙、水晶、珊瑚、沉香木、紫檀，还有黄杨木、竹、瓷、骨、雕漆、掐丝珐琅、画珐琅等，名贵材质基本为王公贵族所用，稍普通一点的为民间百姓馈赠使用。如意形式有单柄的和三镶的，瓦头和执柄都刻有精美的吉祥纹饰，与如意组合成吉祥意义；有的镶嵌各种宝石或嵌银丝寿字回纹等，做工精致华丽。这些材好工好的如意常被主人置于寝室的案头几上，甚至皇帝的宝座边。故宫藏清代雍正帝泥塑像，即左手握一支如意，似乎手握如意，做事事如意。清宫廷画家丁观鹏《是一是二图》中，乾隆皇帝坐榻左边也摆有一支如意，似为随身携带，欣赏古玩时暂且搁置在左手边。如意除了单独使用，还插于瓶中，寓意平安如意。还被画入吉祥画中，与其他吉祥物组合成吉祥口彩，如九支如意绕三果为“三多九如”；与两只柿子组合为“事事如意”；与福寿纹样组合为“福寿如意”等等。



图14 辽金神仙巡游故事纹镜中的如意

清蒋士铨《费生天彭画（鼇臺图）赠百泉》：“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譬，隐语戛戛造。”蒋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精通戏曲，工诗古文，与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他的题画诗道出了太平盛世人们对吉祥纹样情有独钟的心情，也揭示了部分吉祥口彩的来历。纵观吉祥文化的发展，吉祥纹样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图腾演变

图腾是先民们最先敬畏和崇拜的事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每个氏族部落都有图腾崇拜。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氏族社会的图腾非常丰富，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龙凤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龙是“鳞虫之长”，凤是“神鸟也”，都是集合了禽兽之长的神物。新石器时代的龙纹最著名要数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以大小均匀的红褐色花岗岩石块堆塑而成的龙，距今约八千年，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另一个是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距今约六千年，被誉为“华夏第一龙”。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蚌塑虎，与蚌塑龙分列于男性墓主两旁，这也是最早虎的造型。其他比较知名的有红山文化的C形龙和猪形龙（或熊龙）。从堆塑的龙纹看，新时期先民见到的龙可能是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力大凶猛，能震慑其他动物。先民不仅崇拜为庇佑自身免遭伤害的图腾，还在遗址中也堆塑以辟邪。东汉应劭注《礼记》“文身断发”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可见图腾崇拜辟邪的观念直到东汉还深入人心。周代，龙是四灵之一，以正东方。直至汉代，龙一直为有文化的人演绎着，或曰雄龙有角，雌龙无角；或曰无角称虬或螭；或曰单角为蛟，双角是蚪；有翼为应龙。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将龙描绘成能变幻的神物。然而龙能登天而潜渊，载人登仙，颇受人欢迎。龙还能兴云布雨，天大旱大涝，人们都要给龙王爷烧香祈求保佑。即使龙为皇权象征的时代，龙王庙里也是允许有龙纹的。

凤为神鸟，其原型自然是鸟，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已经将鸟与太阳联系起来，此双鸟朝阳纹样自是吉祥纹饰双凤朝阳之滥觞。古人仰观天空，除了日月星辰便是飞鸟，他们猜想鸟一定是通天的神灵，太阳一定是飞鸟驮来的，大汶口文化就有许多飞鸟驮日的图记。《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代玉雕中人们习惯称之为凤的纹饰实为“玄鸟”。这些鸟的事实都是早期图腾崇拜的表现。

“凤”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翯翯其羽，亦集爰止。”诗中的凤皇是比喻周王的。笔者管见，诗中的“皇”并非指雌鸟，《说文解字》：“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纹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其中并没有雌雄之别，也没有雌曰皇的解释。字书中没有“凰”字，而“皇”释为“大也”，与诗歌的内容比较相合。最早出现雌为皇的是晋郭璞注《尔雅》，其《卷十·释鸟》：“鸕凤其雌皇”，郭璞注“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也没说其有雌雄之别，但和许慎一样说是瑞应鸟。许慎其后还说凤“见则天下大安宁。凤飞，群鸟从以万数。”吉语“龙凤呈祥”、“百鸟朝凤”就源于此。以后凤一直被作为吉祥鸟而装饰于器物、建筑之上。

2. 神话传说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如《山海经》、《淮南子》等都有许多神话故事。如长寿的象征西王母就出于《山海经》，吉祥画八仙祝寿、东方朔偷桃皆与西王母有关。汉代常见的羽人、爱情诗文中的比翼鸟也源于《山海经》，被人们画入吉祥图案中。

饕餮，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古代青铜器上面常用它的头部形状做装饰，叫做饕餮纹。又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

郁垒、神荼是汉代习俗的门神，传说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曰东北鬼门，乃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一苇索，而用食虎。因此，恶鬼

都害怕他俩，画二神于门，可以免遭鬼魅侵害。后来流传更广的门神是唐太宗手下的两员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有病，夜晚闻门外鬼魅呼号，遂命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着戎装立于门外，一夜无事。随后命人画他俩的像张挂于宫门，以为辟邪之神。

3. 历史典故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流传下来的历史典故汗牛充栋，许多有吉祥意义的典故被经常使用而成为吉祥文化的一部分。如五子夺魁、东山报捷、竹林七贤、米颠拜石、老子出关、吹箫引凤、苏武牧羊、张敞画眉、虎溪三笑、香山九老、海屋添筹、梅妻鹤子、商山四皓、雀屏中选、梦笔生花、带子上朝等。

五子夺魁，也叫五子登科。《三字经》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是唐朝窦禹钧自己才学出众，官至太常少卿，教育五个儿子皆考中进士。这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事，遂成为吉祥题材。在晚清最常见的就是五子弥勒。

张敞画眉，张敞为西汉河东平阳人，任京兆尹时因为妇画眉，被有司所奏。皇帝问之，对曰：“臣闻阁门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帝爱其才未加责备。后人画此图以喻夫妻恩爱。

虎溪三笑，《庐山记》载：“惠远居庐山东林寺，送客不过溪。一日与陶渊明、陆修静共话，不觉逾之，虎辄大鸣，三人大笑而别。”后建三笑亭。惠远（334~416年），东晋僧人，为佛教净土宗初祖。陆修静（406~477年），南朝宋道士，早期《道藏》编辑者。虎溪三笑喻儒佛道三教和谐相处，明成化帝《一团和气》灵感就来自于此。

4. 道释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其《易经》、《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文化之精髓。道教中有关养生长寿的内容是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云鹤、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符篆、八卦太极纹等，均是辟邪呈祥的常用纹饰。

佛教是外来文化，讲究出世。进入中国以后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了中国化佛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禅宗。虽然元代和清代为了巩固统治而崇尚藏传佛教，但民间、特别是汉民族地区流行的还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如女相观音。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融合，为传统的吉祥文化输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最大宗的是佛造像，还有法器、宝相花、缠枝花、葡萄、八吉祥、卍字、莲花、狮子等。

佛教造像中最为中国人崇拜的就是女相观音。相传观音原是楚庄王的三女儿，名叫妙善，自小就吃斋信佛，不愿听父成婚，楚庄王恼羞成怒要想尽办法弄死她，阎罗王却让被闷死的妙善在普陀山复活了，复活时立于莲花之上，在普陀山修道成菩萨。后楚庄王病重危及生命，妙善化作老僧，献出自己的手和眼为其治病。楚庄王病愈后知道了真相，命天下最好的工匠塑一尊“全手全眼观音像”，工匠们误听为“千眼千手观音像”，竟雕出了震撼人心的千眼千手观音像（图15）。佛经说观音在过去“无量亿劫”从千光王静住如来处受“大悲心陀罗尼”，发誓要大发慈悲，普度天下众生于水火，更可以给无子之家送来福音（图16）。《法华经·普门品》让求子之男女“历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可如愿。千眼千手观音和送子观音像最为普世百姓所爱敬。

卍字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出现，但意义不同。在吉祥图案中的卍字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释迦牟尼胸前的“卍”字，意为“瑞相”，佛经译为“吉祥海云相”，属于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是功德圆满之意。唐代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



图15 明铜鎏金千手观音



图16 清素三彩观音像

《严经音义》记载：“案卐字本非是字，大周长寿二年主上权制此文，著于天枢，音之为万，为吉祥万德之所集也。”从此卐字符号成为吉祥、幸福、光明、神圣的象征，人们习惯称之为“喜相逢”、“推磨式”、“万字流水”、“万字不断头”。

宝相花，非自然界实有之花，是一种融合了荷花、牡丹、菊花、石榴等多种名花特点，经艺术组合创作出来的吉祥花纹。宝相花讲究对称庄重，繁而不乱，呈放射状，人们便以形容佛像庄严的词汇——宝相来称呼她。象征丰收、圆满、喜庆等吉祥意义（见图8）。

八吉祥，又名八瑞相、八宝，是藏传佛教中八种表示吉庆祥瑞之物，依次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法轮意为“大法圆转，万世不息”；法螺能传妙音，佛经说“具菩萨意，妙音吉祥”；宝伞能遮风蔽日，护佑众生；白盖“张弛如如，曲复众生”；莲花“出五浊世，无所染着”；宝罐“福智圆满，具定无漏”；金鱼“坚固活泼，解脱坏劫”；盘肠也叫“盘长”，是盘曲回环状花纹，意为“回环贯彻，一切通明”。总之，八件吉祥法物都具有抵抗恶浊、呈现吉祥的法力。

5. 谐音取意

谐音取意是吉祥纹样最多见的表现方法，其取意的对象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动植物跟人类的生存繁衍密切相关，最典型的莫过于羊了，《说文解字》：“羊，祥也。”羊与祥又谐音，吉祥的事往往画羊以示。画三只羊和太阳，为“三阳开泰”。

鹿在新石器时代就被视为祥瑞之物，鹿又和“禄”、“陆”谐音，与蝙蝠（“福”的谐音）、绶带卐字纹组合为“福禄万代”；“陆”是“六”的大写，与鹤（“合”的谐音）、大瓶组合，谐音“六合太平”。

蝙蝠就因为与“福”谐音，在清代中期以后成为吉祥纹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纹样，比如以红彩画许多飞翔的蝙蝠，谐音为“洪福齐天”；蝠与古钱组合为“福在眼前”；五只蝙蝠围着“寿”字为“五福捧寿”。凡与“福”有关的纹样几乎以蝙蝠纹替代。

莲花是传统的圣洁之花，在吉祥纹样中多有出现，有时是以谐音取意出现在纹饰中。如一只鹭鸶在莲塘谐音“一路清廉（莲）”；与鲶鱼在一起叫“连（莲）年有余”；莲花又称荷花，与盒子、如意在一起意为“和（荷）合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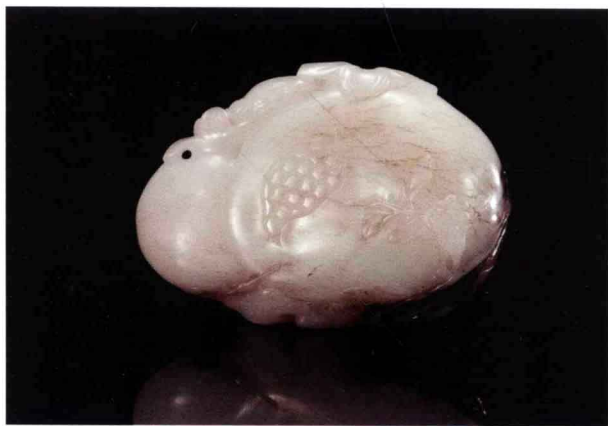


图17 清榴开百子摆件

梅花也是传统吉祥纹样，与喜鹊组合为“喜上眉（梅）梢”；还有两只柿子与如意组合为“事事（柿）如意”；万年青与福寿纹组合为“福寿万年”；花结、石磬、鱼组合，谐音“吉庆有余（结磬有鱼）”；灵芝与水仙组合谐音“芝仙祝寿”等等，所有取意的事物都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真是无处不吉祥。

6. 象征隐喻

吉祥纹样中有些既非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也非谐音取意，让人一时莫辨就里。当其内涵被聪明人点